

作者: 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: 2023年9月16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破冰之旅

這個青年人已經二十六歲，但是所有人都稱他為「孩子」。如果單是聆聽父母親的陳述，也會以為他們口中的孩子是個六、七歲的小屁孩，完全沒有自理能力。

這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，每當子女出現精神健康問題時，都會促使父母甚至工作人員，不知不覺地為他們建立一個保護網，為他們打點一切。這是我在上海進行的一個家庭評估。這青年人被診斷為強迫症和情緒不穩型人格障礙，是醫院的精神科醫生帶來作諮詢的。

主角出場時，才發覺這是一個長得十分健碩的大學畢業生！作為一個心理治療師，我一般都是把病者當正常人看待，從而啟動他們正常的一面。

我問他在大學念的是哪一科，他說念戲劇表演的。

我說家庭關係也像一種舞台演出，很多看似屬於個人的問題，往往都會牽扯很多人與物在內。他回應：「嗯，多種關係的錯綜複雜！」

如此有條理的對答，怎麼成為精神病院的常客？

可是他卻說，已經在精神病院住了五十三天！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他說：「說來就話長了！」

原來他喜歡上一位已經離職的老師，老遠飛到北京去找他，他的母親解釋：「人家老師不願跟他溝通，他三番四次，去了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，找到人家家裡去，我覺得這個行為已經非常非常過頭了，所以就把他送醫院去了。」

這一個大男人，怎麼把他送醫院呢？

母親說：「第一次是哄他去的，我說媽媽陪你住院，第二次是把家裡的男人都找出來，一起把他扛着去的。」

她又說：「他跪在我面前求我，媽媽我不要住院，我不會再去了。但是已經被告上公安，他也簽了協議不再去打擾別人，可是才一出院，他又去了。」

青年人自己解釋說：「從小我爸對我的陪伴較少，我都是跟着媽媽生活，對於年長的六七十歲男性特別依戀。以前也對其他老人家有過相似的經歷，也多次被告到公安。這位老師是我在夏令營認識的，當時我碰到一些壓力，他給我很大的鼓勵，叫我加油，我就是弄不明白，為什麼他現在完全不肯見我？」

原來青年人的父親長年在外工作，有時六個月都回不了家，孩子從小就很渴望得到父愛，四處在老師當中找尋父親的影子。其實這是很正常的行為，孩子往往都會向老師及其他長輩找尋理想中的父親或母親，但是這青年人已經二十六歲，怎麼還如此執着？

他說：「也許是因為我的思維還停留在兒時的狀態吧！得不到的東西就哭鬧，直至得到為止。」

我說：「你的思維沒有問題，是你的感情還停留在孩童的時段罷了。」我們的感覺常常都會停留在受了傷的時段，人是成長了，就是情感不再長大。

但是這青年人究竟執着在哪裏？怎麼不停的鬧，還是不能罷休？

他說：「其實我也挺困擾的，就是控制不了自己。我總覺得，我去找別人，只要在合理合法的情況下，我也沒有去搶劫、去做一些瘋狂的事，只是站在別人家門口……我覺得很不甘心，總得給我一個說法吧。」

當一個人把自己的堅持變成強迫症的時候，你怎樣勸阻都沒有用，我轉過去問父親：「在這整件事情中，你處於一個怎樣的角色？」

他說：「當他第四次去北京的時候，我沒有去，警察就打電話跟我說，你一定要親自上來把他帶回去，要不然我們就扣留他……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。我答應陪他一起去找那個老師，老師不肯見他，在那小巷子裡，來了幾個七八十歲的老頭要打我兒子。我怕我兒子生氣，會還手，把他們打傷就真的要坐牢呀，所以我對他們說，要打，就打我，不要打我兒子！」

老爸愈講愈激動，如果說他在孩子少時沒有好好陪伴，那現在已經加倍補償了吧？這才發現，這父子完全沒有對話，也很少眼光接觸。老爸苦苦要求接近兒子，兒子就是把他當作透明。像很多長年不在家的父親，往往回到家來看到孩子有何不妥之處，就會怪責妻子，妻子滿腔委屈，自然就與孩子更加親近，母子同盟，父親就成了陌生人。這個家庭也是一樣，現在因為兒子的問題讓父親不得不回家，但是父親的角色已經淡化了，像個外人！

父親很悲哀：「肯定難過呀！始終不明白孩子為什麼不肯跟我說話。我對他，實在無微不至地照顧，每天早上去送、晚上去接，想不到孩子卻毫不領情！」

我對青年人說：「你有看三國演義嗎？最近電視在播，孔明六出祁山，每次都挫敗而回，你卻是六飛北京...」

母親打斷說：「一次比一次激烈！是最佳劇作！」我們都笑了。

我問他說：「你那聰明的一個青年人，為什麼堅持去找一個不斷拒絕你的老頭，結果把自己變成一個精神病人，而你身邊就有個全心愛護你的老頭，你卻不肯接受他？」

青年人深思不語，我又問：「你可以如何改編你的劇本？」最

後，他說：「要破冰吧！」

父子之情，真的是錯綜複雜，必須打破表面冰塊，才知道下面隱藏着的是何等柔情和期待。